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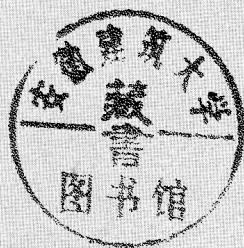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画十论

徐文景 著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画十论

徐文景 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画十论 / 徐文景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01-010400-3

I. ①当… II. ①徐… III. ①中国画 — 绘画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①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951 号

当代中国画十论

DANGDAI ZHONGGUOHUA SHILUN

徐文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400-3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你读一个50岁的学者正在对已知的进行正相反的思考
 订,这种过程可以看作是一台对结果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一发动机,这种为人其才高之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正是它使得工业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的制造
 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开始发展生产革命性意义。
 文后出版的时间是,1776年,书名叫做《论国民财富的源泉及其增长》。
 它是亚当·斯密,一个初学普通,生活刻板,但是对人
 性有深刻见解的深刻哲学家之经济学著作。(李楠楠译)

他认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就是追求
 个人利益(私利),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他说:屠夫
 酿酒师,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不是出于仁慈,而是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做,即,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都
 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贡献多少使然(注),他虽然不美
 观,但不如他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之
 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
 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自由竞争这
 今天已被人们熟知之概念,成为发展工业、贸易、经济
 繁荣之基础,这又与亚当·斯密之在市场经济中个体之间
 的交易符合创造出更多之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
 进市场经济创造更高水平之收入。

1. 国言论，提出一个控制经济生活的新计划。新计划不仅不手，阿
军的说就是今天中国的人去求大发展。根据这个计划，重
新规划了一个新的国家区，对外贸易战略，即通过外
外贸易（即顺（其他今天地）以及通过保下年都有二至新
地位，其发展取金钱，但如总授予自由贸易可以更加地
发展，而且如让列人有钱，就可自由地由我的欠付更
多产品。如果说，中国为世界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革命
时期，凡持拿新思想的人开始于世界革命的大门，
那么西方，其新计划是行动一个革命之手，为世界革
命一计划也，准备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美国及学家的
认为，世界革命之实质，即不是发生在大革命，而因
保持世界中的人性的文章，也不是因经济机的发展而
以竞争代替了是前，其新计划是高一生新与和平中世纪
发展条件。此技术新计划的影响深刻。是经济生活
运动发展之一条件，重为，其新计划说一个新计划，后来
被瓦特和博尔曼所代表，新计划局新计划到了新
新之地，他们从这一计划中，要行新大计划。第一
新计划在西方各国之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计划
开始对这些国家之政策，新计划之影响，由此形
成了新的经济秩序。

文化“小议”(代序)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有时候特殊得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甚至难以置信，且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任何事情似乎都没有一个既定的东西在其中，也就是说，它们并不都按一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虽然人们不免觉得有些无所适从，但仔细想来，却又似乎都并没有错。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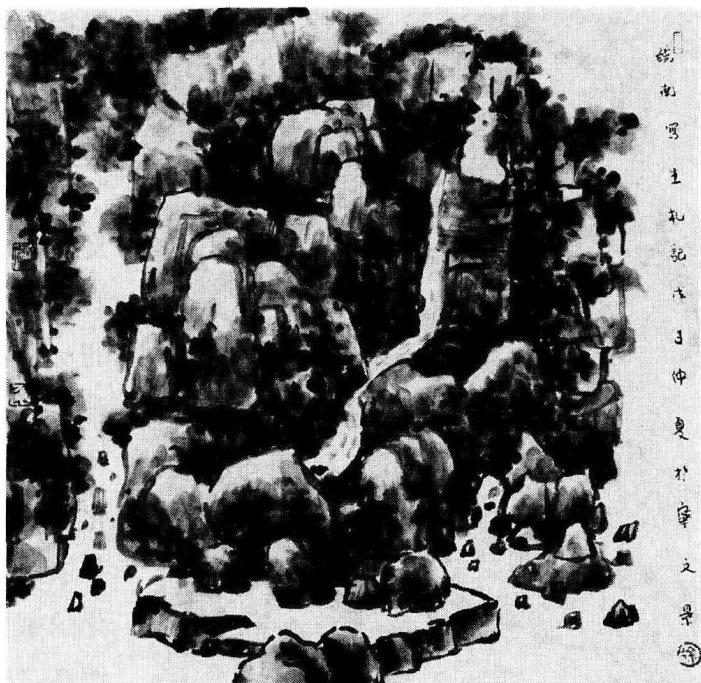
是与时俱进的，不一定非要你我或他（她）的认同。这一切的一切，你完全可以说它是对的，也完全可以说它是不对的；你完全可以说很有可能，也完全可以说不一定可能，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以前有一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话明显不太适应这个时代



徐文景
《绿房子》
43cm × 44cm
1991 年

了。现在不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了，而是三年就可以河东河西了，甚至一年半载就河东河西了，更有甚者，一夜（成名）就可以河东河西了。别的先不说，单就文化而言，就

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尤其是文艺领域，如影星、歌星、画家、作家等。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看待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你必须有“发展的眼光”。不仅如此，你还不得不多方面、多角度、多个心眼，并有多种心理准备。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是以往的那个社会了，



徐文景
《山水小品》
46cm × 45cm
纸本设色
2008 年

文化也不是以往的那个“纯”文化了。在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里，一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既有文化，也没有文化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既在弘扬文化，又在糟蹋文化的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我之所以说它有文化、弘扬文化，其原因在于：在我们国家的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文化，并且都在打“文化”这张牌。无论是会打的，还是不会打的，打得好的，还是打得不好的；无论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围绕着“文化”这个东西，打着各自的“小算盘”。这样一来，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显得极“文化”了；但仔细想来，一切却又似乎是极没有“文化”，或者说好像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是根“救命稻草”，一旦离开了文化，什么都将不复存在，甚至连地球都有可能转不起来似的。说它没有文化和糟蹋文化，其原因在于：尽管



八大山人 花鸟

我们各行各业都在重视文化，也似乎在大搞文化的复兴和建设，但却又处处都表现得极不“文化”、极没“文化”。无论是那些有文化的，还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也无论是那些文化的从事者，还是那些文化的管理者，甚至那些文化的策划者和决策者。他们虽然打着“文化”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文化背道而驰、毫不相干、极没文化的事情，甚至还是有意无意地在“破坏”文化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都是些没有“文化”的人，干的也是些没有“文化”的事。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以我们的城市建设为例，你能说它没有文化？但这文化又在哪里？几乎每个城市都是一样，全国的城市建设，好像是一个师傅的作品——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几乎把原有的各城市的特色和城市文化上的东西“改造”得一干二净，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都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也无论是东部还是西

部。再比如我们的“中国画”艺术，真正的中国画家又在哪儿？那些所谓的中国画的大家，其作品与“中国画”的传统和“中国画”的发展，又有多少关联？他们是不是在画“中国画”？是弘扬发展，还是在玷污败坏？他们的画在中国文化的范畴里吗？再譬如，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拜金女”、“伪娘”、“凤姐”等雨后春笋地出现，它们算是文化吗？如果算是的话，那么，又是什么文化？是不是审美的文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让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甚至是晕头转向，但是它们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亦在大行其道。许多有识之士曾经大声疾呼，并且断言，这些所谓文化的东西，可以说大都是些“审丑”文化，并提出了他们的一些建议。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它怎样，也不管“审美”文化也好，“审丑”文化也罢，至少还是文化，仅仅是把文化从通俗、世俗，走向了低俗、庸俗，甚至是恶俗的境地罢了。这是时代之使然，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必须具备这种“时代心态”，抱一种平常的心态，不然，就会有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虽然也可以说“文化”是一派“繁荣”，但这繁荣的背后，也可以说有文化“市场”（氛围），却无文化的气场（基本内涵），是在乱“文化”，甚至是在“毁”“文化”，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焦虑”的表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文化，才大行其道，并充斥着我们的国度，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仅仅是这种似乎是一片“繁荣景象”的文化现象，不如你所愿罢了。不如你所愿的东西也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更厉害的外来的“洋文化”，也伺机不断涌入我们的社会，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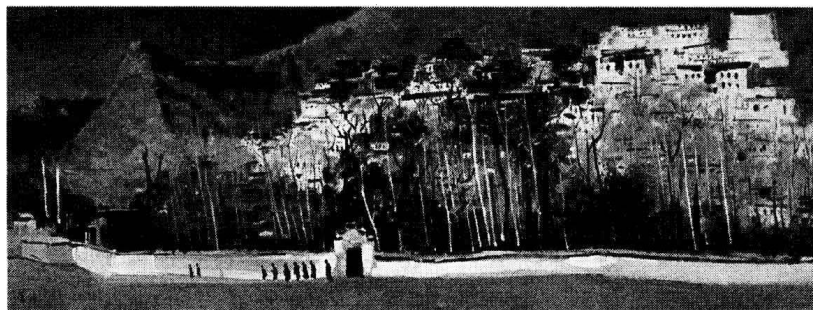
徐文景
《湖边小景》
纸本设色
111cm×40cm
2001年

工笔手法表现水牛，宋以来几乎无人问津，用写意手法来表现倒是大有人在。仅现代就有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李可染、黄胄等。相比较而言李可染的牛成就较高，甚至胜于他的山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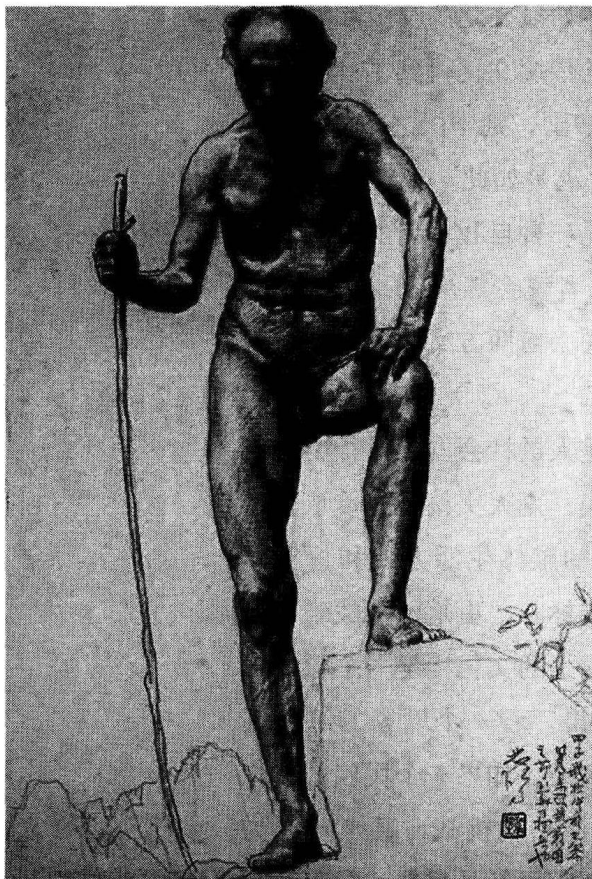
日为例，像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等，各种“洋节日”，在我们的这个国度中正热火朝天，而我们自己的很多传统的节日，则日趋凋零，并“濒临灭绝”。“俗”与“洋”的混杂，涂改了我们传统文化精神的底色，也在某种意义上正改变着中国文化的样色。这种现象究竟是对还是错，我不好妄加指划，因为这需要时间来印证。不过，如果从文化进化的层面来看，这应该是文化的倒退；而从文化的社会性来看，这又可以说是文化的“悲剧”；再从文化的安全来看，这完全可以说是文化的自缢，或者说文化的“侵略”，而且还是“投降主义式”的“卖国求荣”。除此之外，还有另类文化现象，也是“文化”惹的祸，如假学术现象、假文凭现象、超女现象等。我这么说倒不是在指责什么。因为这些文化现象，仅仅是一时的时尚，应该不会传之久远，所以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传统（只有世代相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才能算传统）。不过话又说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也需要有一定的交流和融合。文化的传承过程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而且还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汉唐文化的气象博大、仪态轻松，在某种意义上是大胆吸收西域文化之使然。因为有了异质的新成分融

入了旧的传统中（佛教的传入、西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入），濡化了传统文化，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一次有效的更新。孔子曾说：“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夷狄，则夷狄之。”人如此，文化也是如此。现在西方文化也是异质文化，正常的吸收也是一种自我更新的机会，仅仅是我们不能“全盘西化”，或者说全然漠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当然，盲目的排外也会失去与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会。

其实，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结晶的总和，是人文精神的传承，是文明创造的延续，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也是一定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战略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是看它的文化实力。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并以外来文化之异而异，那就已经是很严峻的了，就有“亡文化”的危险。顾炎武就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而“亡文化”，就意味着是“亡天下”。因此，有识之士便在极力提倡“文化立国”、“文化兴国”，这是对一个国家的一种深层次的递进的要求，也是当务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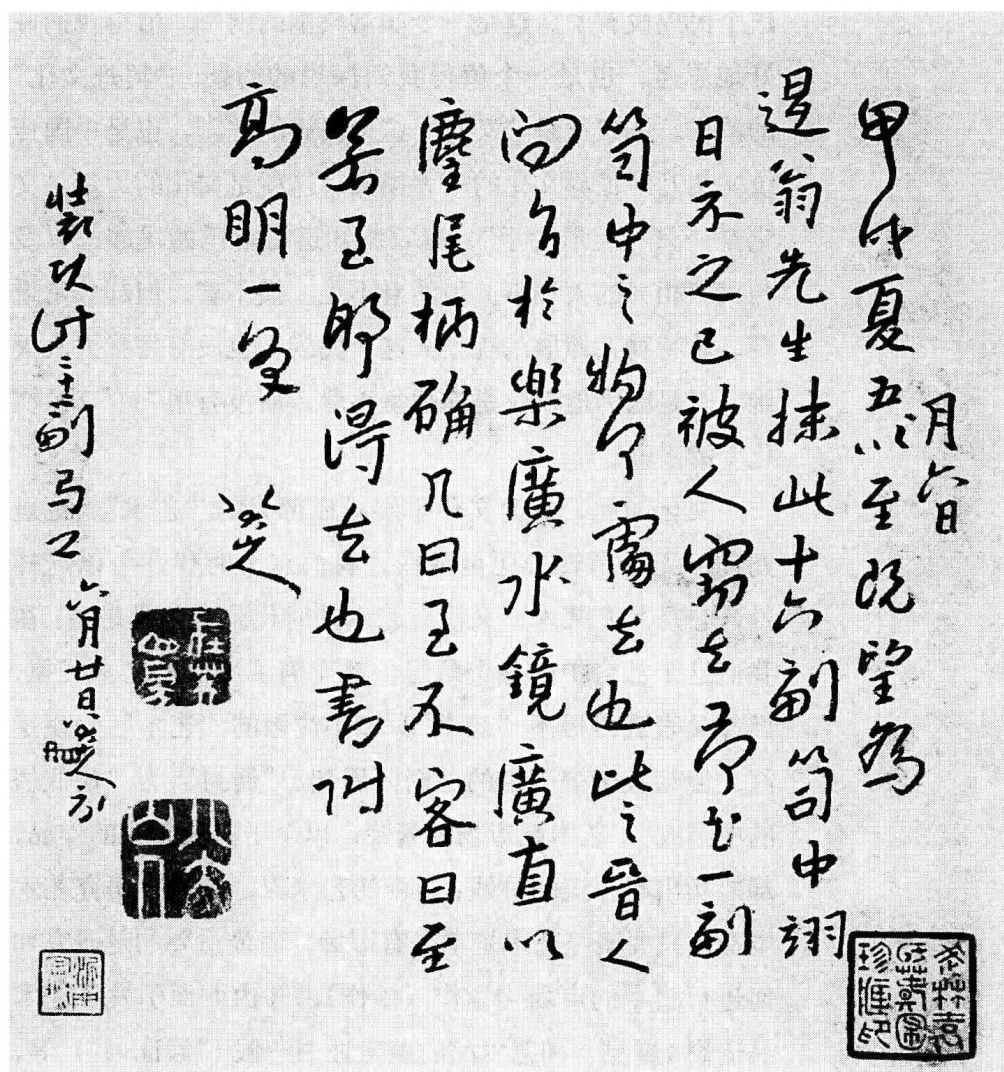
吴冠中的油画似乎有些中国的元素，也不失为中国油画的发展方向。



徐悲鸿 男人体

我们知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认同，不一定是一种血统（血缘关系）的认同，而应该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契丹”这个民族，历史上曾经是很强大的一个民族。当时一度是威胁北宋的一股强劲势力，并出现过无数次的掠夺和战争，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北宋的屈服和称臣而告终。但是，由于他们是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并且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就把先进的汉文化奉为至上，并竭力推行汉文化，而且是在“牺牲”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推进（汉化），其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一种空前（就契丹族而言）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不知不觉中，传统的契丹文化的东西断层（或断绝）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很好地延续，加之又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久而久之，传统而古老的契丹文化，从此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先进的中原汉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达到了一种极限（彻底断流，并无法愈合和衔接了），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一旦没有了这种“文化”的认同，那也就意味着这种“民族”的概念就失去了。所以，在我们



今天，过去的那个强大的“契丹”民族不见了。那么，是不是说“契丹”民族的那些人没有了呢？不能这么说。有着他们血统的后代还在，仅仅是融入了汉民族这个大家庭而已。这其中究竟哪些是汉人，哪些是契丹人，已经无法分清，无法说明，也就不可能弄清楚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契丹”民族的文化。没有这种认同“契丹”民族的“契丹文化”，也就意味着“契丹”

八大山人是大师级的人物，其书法也非同凡响。可以这样说，八大山人是个合格的艺术家，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出家人，他出家完全是愤世。换句话说，他是个假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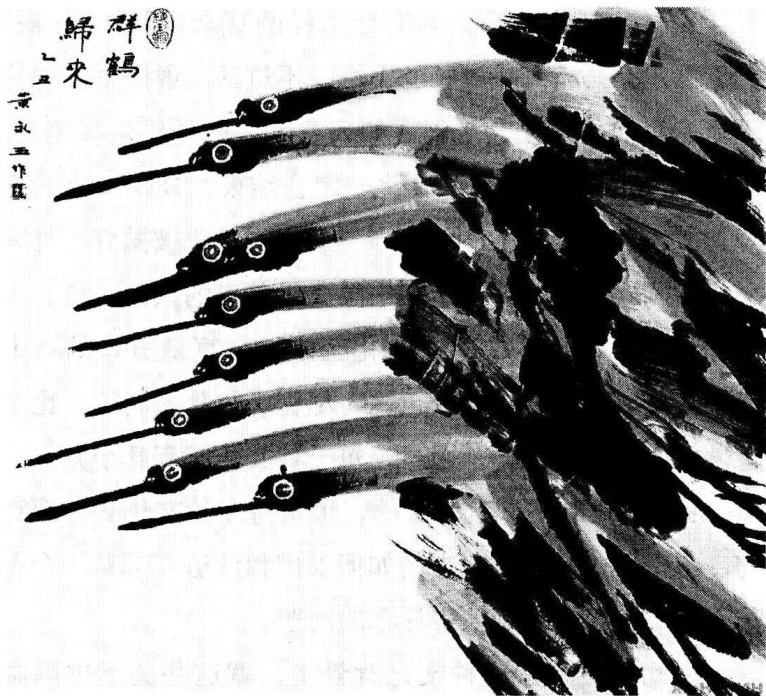
这个民族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契丹文化”的消亡，不仅仅是“契丹”这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大损失。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有它就知道有自己的民族，以及与民族相关的人和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非常重要。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这个民族，也没有将犹太人灭绝，就是因为他仅仅是靠战争手段，而没有用“亡”其“文化”的手段。

文化如此，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也是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这样说，它是既有艺术，又没有艺术的时代。有艺术是指：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氛，但却又表现得极不“艺术”。如小沈阳的“艺术”一夜走红，但却被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册封”为“最低俗的中国人”；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以至于三流画家的作品，却能卖出超一流的价钱；当今的艺术家，不需要研究艺术本身，只要研究艺术是不是有市场，而最重要的是研究如何进行艺术的市场化运作（炒作），并由此而引发了艺术品造假（赝品）和艺术品的鉴定证书造假（“假证书”）等，而且一度猖獗；国内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体育活动，特别是世界性如“奥运会”、“世博会”等，无不是存在着文化的“花拳绣腿”和不伦不类。我们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在国人面前无不是“大腕”、“大师”，而在世界性的“文化舞台”上，却显得极没“文化”，并彻底地没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底气，以至于奥运会的主题歌，竟然是业余选手的东西（创作），同样也是业余选手来表达（演唱），甚至还是用洋选手来充当“替补队员”。这对我们这样的

一个文化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再比如我们的媒体，现在也很有意思。主流媒体在边缘化，边缘媒体则在主流化；高雅艺术在边缘化，而低俗艺术则在主流化。

如果再进一步聚焦到文化的细节处——作为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画艺术，自然也不可能幸免。一方面，中国画的核心价值的缺失，从而导致大部分的从事者和欣赏者良莠不辨，以至于“以优为劣”、“以劣为优”；另一方面，中国画的标准的缺失，使得中国画艺术一度迷失了方向，甚至以“洋标准”为标准；再一方面，我们大部分的中国画家，连中国画是什么，什么是中国画，什么又是中国画的传统，怎样画中国画，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大师”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知，就连那些所谓的一流理论家和批评家也莫不



黄永玉的作品虽说新颖别致，却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而且是中西之技的简单结合，还不是融合。他如果再上升一个层面，可能会有上乘之作。但不是说说那么简单，这可能要建立在中西文化打通的基础上。

如此。

在这样的话语下，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当下数以千万的书画家，真正懂中国书画艺术的艺术家的不过百。而在这百人中间，真正能理解中国画艺术的艺术家的不过半。如果进一步用王国维所提出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目前，国内从事中国书画的顶级艺术家中，有“境”的书画家（名流），充其量只有百名，有“有我之境”的（大家），不出十个（严格来说还没有，仅仅是就时代而言），而有“无我之境”的书画家（大师），则一个也没有。这种情形，可能还会延续一个世纪，或者两个世纪，甚至更远。

但如果仔细想来，所有的这些现象，既不能说是文化的过，也不能说是艺术的错，而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观众，才流行什么样的文化样式和艺术样式。这应该是社会之使然、时代之使然。不仅如此，我们完全还可以进一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才有什么样的观众喜好，“三俗”文化也才有其流行和成长的土壤。不过话又说回来，现阶段虽然我们的文化艺术不尽如人意，但还是要乐观起来，我们应该相信，“三俗”文化一定会结束，外来文化的大行其道，一定有一个终结。当“三俗”文化被抛弃，外来文化被民族化之时，一定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兴旺之日。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艺术，才算是真正的走上了“文化”和“艺术”的正途。尽管文化是大同的，也是普世价值的终结根据，但是，每一种文化必有其小异的一面；尽管文化的多元是必然的，也是每一种文化必须面对的，但是，这多元文化之间如何安排和调适，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此，在当下这种文化背景下，就这些关于中国画